

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

中國古代公案小說選 (一)

本書編委會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 / 《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》編委會編. - 北京 :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, 1996. 2

ISBN 7 - 80105 - 345 - 1

I. 中... II. 中... III. ①古典文學 - 基本知識 - 中學生 - 課外讀物②古典文學 - 基本知識 - 小學生 - 課外讀物
IV. ①G634.33②G624.23

中國古代公案小說選 (一)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發行

河北保定前進印刷廠

開本 : 787 × 1092 1/32 印張 : 3.5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數 : 70 千字 印數 : 0001—5000

(每套 50 本) 總定價 : 175.00 元

《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刘文武 蒋卫杰

副主编：邓先明 刘叶青

乔晓燕

编 委：丁 岚 王忠斌

刘 力 刘卫军

徐 晋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|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|
| (23) | 况太守断死孩儿 |
| (36) |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|
| (65) |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
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|
| (78) | 滕大尹鬼断家私 |
| (96) | 胭脂 |

陈御史巧勘金钗钏

世事翻腾似转轮， 眼前凶吉未为真。
请看久久分明应， 天道何曾负善人？

闻得老郎们相传的说话，不记得何州甚县，单说有一人，姓金名孝，年长未娶。家中只有个老母，自家卖油为生。一日挑了油担出门，中途因里急，走上茅厕大解，拾得一个布裹肚，内有一包银子，约莫有三十两。金孝不胜欢喜，便转担回家，对老娘说道：“我今日造化，拾得许多银子。”老娘看见，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莫非做下歹事偷来的么？”金孝道：“我几曾偷惯了别人的东西？却恁般说，早是邻舍不曾听得哩。这裹肚，其实不知什么人遗失在茅坑旁边，喜得我先看见了，拾取回来。我们做穷经纪的人，容易得这主大财？明日烧个利市，把来做贩油的本钱，不强似赊别人的油卖？”老娘道：“我儿，常言道：‘贫富皆由命。’你若命该享用，不生在挑油担的人家来了。依我看来，这银子虽非是你设心谋得来的，也不是你辛苦挣来的。只怕无功受禄，反受其殃。这银子，不知是本地人的，远方客人的？又不知是自家的，或是借贷来的？一时间失脱了，抓寻不见，这一场烦恼非小。连性命都失图了。也不可知。曾闻古人裴度还带积德，你今日原到拾银之处，看有甚人来寻，便引来还他原物，也是一番阴德，皇天必不负你。”

金孝是个本分的人,被老娘教训了一场,连声应道:“说得是,说得是。”放下银包裹肚,跑到那茅厕边去。只见闹嚷嚷的一丛人围着一个汉子,那汉子气忿忿的叫天叫地。金孝上前问其缘故。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,因登东,解脱了裹肚,失了银子,找寻不见。只道卸下茅坑,唤几个泼皮来,正要下去淘摸,街上人都拥着闲看。金孝便问客人道:“你银子有多少?”客人胡乱应道:“有四五十两。”金孝老实,便道:“可有个白布裹肚么?”客人一把扯住金孝,道:“正是,正是。是你拾着,还了我,情愿出赏钱。”众人中有快嘴的便道:“依着道理,平半分也是该的。”金孝道:“真个是我拾得,放在家里,我只随我去便有。”众人都想道:“拾得钱财,巴不得瞒过了人,那曾见这个人到去寻主儿还他?也是异事。金孝和客人动身时,这伙人一哄都跟了去。”

金孝到了家中,双手捧出裹肚,交还客人。客人检出银包看时,晓得原物不动;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,又怕众人乔主张他平分,反使欺心,赖着金孝,道:“我的银子,原说有四五十两,如今只剩得这些,你匿过一半,可将来还我。”金孝道:“我才拾得回来,就被老娘逼我出门,寻访原主还他,何曾动你分毫?”那客人赖定短了他的银两,金孝负屈忿恨,一个头肘子撞去。那客人力大,把金孝一把头发提起,像只小鸡一般,放翻在地,捻着拳头便要打。引得金孝七十岁的老娘,也奔出门前叫屈。众人都有些不平,似杀阵般嚷将起来。

恰好县尹相公在这街上过去,听得喧嚷,歇了轿,分付做公的拿来审问。众人怕事的,四散走开了。也有几个大胆,站在旁边看县尹相公怎生断这公事。

却说做公的,将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县尹面前,当街跪

下,各诉其情。一边道:“他拾了小人的银子,藏过一半不还。”一边道:“小人听了母亲言语,好意还他,他反来图赖小人。”县尹问众人:“谁做证见?”众人都上前禀道:“那客人脱了银子,正在茅厕边抓寻不着,却是金孝自走来承认了,引他回去还他。这是小人们众目共睹。只银子数目多少,小人不知。”县令道:“你两下不须争嚷,我自有道理。”教做公的带那一千人到县来。

县尹升堂,众人跪在下面。县尹教取裹肚和银子上来,分付库吏,把银子兑准回复。库吏复道:“有三十两。”县主又问客人道:“你银子是许多?”客人道:“五十两。”县主道:“你看见他拾取的,还是他自家承认的。”客人道:“实是他亲口承认的。”县主道:“他若是赖你的银子,何不全包都拿了?却只藏一半,又自家招认出来?他不招认,你如何晓得?可见他没有赖银之情了。你失的银子是五十两,他拾的是三十两,这银子不是你的,必然另是一个人的。”客人道:“这银子实是小人的,小人情愿只领这三十两去罢。”县尹道:“数目不同,如何冒认得去。这银两合断与金孝领去,奉养母亲;你的五十两,自去抓寻。”金孝得了银子,千恩万谢的,扶着老娘去了。那客人已经官断,如何敢争?只得含羞噙泪而去。众人无不称快。这叫做:

欲图他人, 翻失自己。

自己羞惭, 他人欢喜。

看官,今日听我说“金钗钿”这桩奇事。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,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。只如金孝和客人两个,图银子的翻失了银子,不要银子的翻得了银子,事迹虽异,天理则同。

却说江西赣州府石城县,有个鲁廉宪一生为官清介,并不

要钱,人都称为“鲁白水”。那鲁廉宪与同县顾念事累世通家。鲁家一子,双名学曾;顾家一女,小名阿秀,两下面约为婚。来往间亲家相呼,非止一日。因鲁奶奶病故,廉宪携着孩儿在于任所,一向迁延,不曾行得大礼。谁知廉宪在任,一病身亡。学曾扶柩回家,守制三年,家事愈加消乏,止存下几间破房子,连口食都不周了。

顾念事见女婿穷得不象样,遂有悔亲之意,与夫人孟氏商议道:“鲁家一贫如洗,眼见得六礼难备,婚娶无期;不若别求良姻,庶不误女儿终身大事之托。”孟夫人道:“鲁家虽然穷了,从幼许下的亲事,将何辞以绝之?”顾念事道:“如今只差人去说男女长大,催他行礼。两边都是宦家,各有礼面,说不得‘没有’两个字,也要出得他的门,入的我的户。那穷鬼自知无力,必然情愿退亲。我就要了他休书,却不一刀两断?”孟夫人道:“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,只怕他到不肯。”顾念事道:“在家从父,这也由不得你。你只慢慢地劝他便了。”

当下孟夫人走到女儿房中,说知此情。阿秀道:“妇人之义,从一而终;婚姻论财,夷虏之道。爹爹如此欺贫重富,全没人伦,决难从命。”孟夫人道:“如今爹去催鲁家行礼,他若行不起礼,倒愿退亲,你只索罢休。”阿秀道:“说那里话?若鲁家贫不能聘,孩儿情愿守志终身,决不改适,当初钱玉莲投江全节,留名万古。爹爹若是见逼,孩儿就拚却一命,亦有何难。”孟夫人见女儿执性,又苦他,又怜他。心生一计:除非瞒过念事,密地唤鲁公子来,助他些东西,教他作速行聘,方成其美。

忽一日,顾念事往东庄收租,有好几日担阁。孟夫人与女儿商量停当了,唤园公老欧到来。夫人当面分付,教他去请鲁公子,后门相会,如此如此;“不可泄漏,我自有重赏。”老园公

领命 ,来到鲁家。但见 :

门如败寺 ,屋似破窑。窗榻离披 ,一任风声开闭 ;厨房冷落 ,绝无烟气蒸腾。颓墙漏瓦权栖一足 ,只怕雨来 ;旧椅破床便当柴 ,也少火力。尽说宦家门户倒 ,谁怜清吏子孙贫 ?

说不尽鲁家穷处。

却说鲁学曾有个姑娘 ,嫁在梁家 ,离城将有十里之地。姑夫已死 ,止存一子梁尚宾 ,新娶得一房好娘子 ,三口儿一处过活 ,家道粗足。这一日鲁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 ,只有个烧火的白发婆婆在家。老管家只得传了夫人之命 ,教他作速寄信去请公子回来 :“此是夫人美情 ,趁这几日老爷不在家中 ,专等专等 ,不可失信。”嘱罢自去了。这里老婆子想道 :此事不可迟缓 ,也不好转托他人传话。当初奶奶存日 ,曾跟到姑娘家去 ,有些影像在肚里。当下嘱咐邻人看门 ,一步一跌的问到梁家。梁妈妈正留着侄儿在房中吃饭 ,婆子向前相见 ,把老园公语言细细述了。姑娘道 :“此是美事。”撺掇侄儿快去。

鲁公子心中不胜欢喜 ,只是身上蓝缕 ,不好见得岳母 ,要与表兄梁尚宾借件衣服遮丑。原来梁尚宾是个不守本分的歹人 ,早打下欺心草稿 ,便答应道 :“衣服自有 ,只是今日进城 ,天色已晚了 ,宦家门墙 ,不知深浅 ,令岳母夫人虽然有话 ,众人未必尽知 ,去时也须仔细。凭着愚见 ,还屈贤弟在此草榻。明日只可早往 ,不可晚行。”鲁公子道 :“哥哥说得是。”梁尚宾道 :“愚兄还要到东村一个人家 ,商量一件小事 ,回来再得奉陪。”又嘱付梁妈妈道 :“婆子走路辛苦 ,一发留他过宿 ,明日去罢。”妈妈也只道孩儿是个好意 ,真个把两人都留住了。谁知他是个奸计 ,只怕婆子回去时 ,那边老园公又来相请 ,露出

鲁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 ,自己不好去打脱冒。正是 :

欺天行当人难识 , 立地机关鬼不知。

梁尚宾背却公子 ,换了一套新衣 ,悄地出门 ,径投城中顾金事家来。

却说孟夫人是晚教老园公开了园门伺候。看看日落西山 ,黑影里只见一个后生 ,身上穿得齐齐整整 ,脚儿走得慌慌张张 ,望着园门欲进不进的。老园公问道 :“ 朗君可是鲁公子么 ?”梁尚宾连忙鞠个躬应道 :“ 在下正是。因老夫人见召 ,特地到此 ,望乞通报。”老园公慌忙请到亭子中暂住 ,急急的进去 ,报与夫人。孟夫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 ,请公子在内室相见。才下得亭子 ,又有两个丫鬟 ,提着两碗纱灯来接。弯弯曲曲行过多少房子 ,忽见朱楼画阁 ,方是内室。孟夫人揭起朱帘 ,秉烛而待。那梁尚宾一来是个小家出身 ,不曾见恁般富贵样子 ;二来是个村郎 ,不通文墨 ;三来自知假货 ,终是怀着个鬼胎 ,意气不甚舒展。上前相见时 ,跪拜应答 ,眼见得礼貌粗疏 ,语言涩带。孟夫人心下想着 :“ 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。”一念又想 :“ 常言‘ 人贫智短 ’ ,他恁地贫困 ,如何怪得他失张失智 ?”转了第二个念头 ,心下愈加可怜起来。

茶罢 ,夫人分付忙排夜饭 ,就请小姐出来相见。阿秀初时不肯 ,被母亲逼了两三次 ,想着 :父亲有赖婚之意 ,万一如此 ,今宵便是永诀 ,若得见亲夫一面 ,死亦甘心。当下离了绣阁 ,含羞而出。孟夫人道 :“ 我儿过来见了公子 ,只行小礼罢。”假公子朝上连作两个揖 ,阿秀也福了两福 ,便要回步。夫人道 :“ 既是夫妻 ,何妨同坐。”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。假公子两眼只瞧那小姐 ,见他生的端丽 ,骨髓里都发痒起来。这里阿秀只道见了真丈夫 ,低头无语 ,满腹悽惶 ,只饶得哭下一场。正

是：

真假不同，心肠各别。

少顷，饮馔已到，夫人教排做两桌，上面一桌请公子坐，打横一桌娘儿两个同坐。夫人道：“今日仓卒奉邀，只欲周旋公子姻事，殊不成礼，休怪休怪。”假公子刚刚谢得个“打搅”二字，面皮都急得通红了。席间夫人把女儿守志一事，略叙一叙，假公子应了一句，缩了半句。夫人也只认他害羞，全不为怪。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觉局促，本是能饮的，只推量窄，夫人也不强他。又坐了一回，夫人分付收拾铺陈在东厢下，留公子过夜。假公子也假意作别要行，夫人道：“彼此至亲，何拘形迹？我母子还有至言相告。”假公子心中暗喜。只见丫鬟来禀，东厢内铺设已完，请公子安置。假公子作揖谢酒。丫鬟掌灯送到东厢去了。

夫人唤女儿进房，赶去侍婢，开了箱笼，取出私房银子八十两，又银杯二对，金首饰一十六件，约值百金，一手交付与女儿，说道：“做娘的手中只有这些，你可亲去交与公子，助他行聘完婚之费。”阿秀道：“羞答答如何好去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儿，礼有经权，事有缓急。如今尴尬之际，不是你亲去嘱咐，把夫妻之情打动他，他如何肯上紧？穷孩子不知世事，倘或外人商量，被人哄诱，把东西一时花了，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？那时悔之何及，这东西也要你袖里藏去，不可露人眼目。”阿秀听了这一班道理，只得依允，便道：“娘，我怎好自去？”夫人道：“我教管家婆跟你去。”当下唤管家婆来到，分付他只等夜深，密地送小姐到东厢，与公子叙话。又附耳道：“送到时，你只在门外等候，省得两下碍眼，不好交谈。”管家婆已会其意了。

婆捱门而进，报道：“小姐自来相会。”假公子慌忙迎接，

重新叙礼。有这等事。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个字也讲不出,及至见了小姐,偏会温存絮话。这里小姐,起初害羞,遮遮掩掩。今番背却夫人,一般也老落起来。两个你问我答,叙了半晌。阿秀话出衷肠,不觉两泪交流。那假公子也装出捶胸叹气,揩眼泪缩鼻涕,许多丑态。又假意解劝小姐,抱持绰趣,尽他受用。管家婆在房门外,听见两下悲泣,连累他也凄惶,堕下几点泪来。谁知一边是真,一边是假。阿秀在袖中摸出银两首饰,递与假公子,再三嘱付,自不必说。假公子收过了,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灯儿吹灭,苦要求欢。阿秀怕声张起来,被丫鬟们听见了,坏了大事,只得勉从。有人作《如梦令》词云:

可惜名花一朵,绣幙深闺藏护。不遇探花郎,抖被狂蜂残破。错误,错误,怨杀东风分付。

常言:事不三思,终有后悔。”孟夫人要私赠公子,玉成亲事,这是锦片的一团美意,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,如何不教老园公亲见公子一面?及至假公子到来,只合当面嘱付一番,把东西赠他,再教老园公送他回去,看个下落,万无一失。千不合,万不合,教女儿出来相见,又教女儿自往东厢叙话,这分明放一条方便路,如何不做出事来?莫说是假的,就是真的,也使不得,枉做了一世牵扳的话柄。这也算做姑息之爱,反害了女儿的终身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假公子得了便宜,放松那小姐去了。五鼓时,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,用些茶汤点心之类。又嘱付道:“拙夫不久便回,贤婿早做准备,休得怠慢。”假公子别了夫人,出了后花园门,一头走一头想道:“我白白里骗了一个宦家闺女,又得了许多财帛,不曾露出马脚,万分侥幸。只是今日鲁家又来,不为全美。听得说顾仝事不久便回,我如今再

担阁一日 ,待明日才放他去。若得顾金事回来 ,他便不敢去了 ,这事就十分干净了。”计较已定 ,走到了酒店自饮三杯 ,吃饱了肚里 ,直延捱到午后方才回家。

鲁公子正等得不耐烦 ,只为没有衣服 ,转身不得。姑娘也焦燥起来 ,教庄家往东村寻取儿子 ,并无踪迹。走向媳妇田氏房前问道 :“儿子衣服有么 ?”田氏道 :“他自己检在箱里 ,不曾留得钥匙。”原来田氏是东村田贡元的女儿 ,到有十分颜色 ,且又通书达礼 ,田贡元原是石城县中有名的一个豪杰 ,只为一个有司官与他做对头 ,要下手害他 ,却是梁尚宾的父亲与他舅子鲁廉宪说了 ,廉宪也素闻其名 ,替他极口分辩 ,得免其祸 ,因感激梁家之恩 ,把这女儿许他为媳。那田氏像了父亲 ,也带三分侠气 ,见丈夫是个蠢货 ,又且不干好事 ,心下每每不悦 ,开口只叫做“村郎” 。以此夫妇两不和顺 ,连衣服之类 ,都是那“村郎”自家收拾 ,老婆不去管他。

却说姑侄两个正在心焦 ,只见梁尚宾满脸春色回家。老娘便骂道 :“兄弟在此专等你的衣服 ,你却在那里 釀酒 ,整夜不归 ? 又没寻你去处”梁尚宾不回娘话 ,一径回到自己房中 ,把袖里东西都藏过了 ,才出来对鲁公子道 :“偶为小事缠住身子 ,担阁了表弟一日 ,休怪休怪。今日天色已晚了 ,明日回宅罢。”老娘骂道 :“你只顾把件衣服借与做兄弟的 ,等他自己干正务 ,管他今日明日”鲁公子道 :“不但衣服 ,连鞋袜都要告借。”梁尚宾道 :“有一双青缎子鞋在间壁皮匠家允底 ,今晚催来 ,明日早奉穿去。”鲁公子没奈何 ,只得又住了一宿。

到明朝 ,梁尚宾只推头疼 ,又睡个日高三丈。早饭都吃过了 ,方才起身 ,把道袍、鞋、袜慢慢的逐件搬将出来 ,无非要延捱时刻 ,误其美事。鲁公子不敢就穿 ,借个包袱儿包好 ,付与

老婆子拿了。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类,唤个庄客送公子回去,又嘱咐道:“若亲事就绪,可来回复我一声,省得我牵挂。”鲁公子作揖转身,梁尚宾相送一步,又说道:“兄弟你此去须是仔细,不知他意儿好歹,真假如何。依我说,不如只往前门硬挺着身子进去,怕不是他亲女婿,赶你出来?又且他家差老园公请你,有凭有据,须不是你自轻自贱。他有好意,自然相请,若是翻转脸来,你拚得与他诉落一场,也教街坊上人晓得。倘到后园旷野之地,被他暗算,你却没有一个退步。”鲁公子又道:“哥哥说得是。”正是:

背后害他当面好, 有心人对没心人。

鲁公子回到家里,将衣服鞋袜装扮起来。只有头巾分寸不对,不曾借得。把旧的脱将下来,用清水摆净,教婆子在邻舍家借个熨斗,吹些火来熨得直直的;有些磨坏的去处,再把些饭儿粘得硬硬的,墨儿涂得黑黑的。只是这顶巾,也弄了一个多时辰,左带右带,只怕不正。教婆子看得件件停当了,方才移步径投顾金事家来,门公认是生客,回道:“老爷东庄去了。”鲁公子终是宦家的子弟,不慌不忙的说道:“可通报老夫人,说道:鲁某在此。”门公方知是鲁公子,却不晓得来情,便道:“老爷不在家。小人不敢乱传。”鲁公子道:“老夫人有命,唤我到来。你去通报自知,须不连累你们。”门公传话进去,禀说:“鲁公子在外要见,还是留他进来,还是辞他?”

孟夫人听说,吃了一惊,想:他前日去得,如何又来?且请到正厅坐下。先教管家婆出去,问他有何话说。管家婆出来瞧了一瞧,慌忙转身进去,对老夫人道:“这公子是假的,不是前夜的脸儿,前夜是胖胖儿,黑黑儿的,如今是白白儿,瘦瘦儿的。”夫人不信道:“有这等事。”亲到后堂,从帘内张看,果然不

是了。孟夫人心上委决不下，教管家婆出去，细细把家事盘问，他答来一字无差。孟夫人初见假公子之时，心中原有些疑惑，今番的人才清秀，语言文雅，倒像真公子的样子。再问他今日为何而来，答道：“前蒙老园公传语呼唤，因鲁某羁滞乡间，今早才回，特来参谒，望恕迟误之罪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真情无疑了。只不知前夜打脱冒的冤家，又是那里来的？”慌忙转身进房，与女儿说其缘故，又道：“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，害你如此，悔之不及，幸而没人知道，往事不须题起了。如今女婿在外，是我特地请来的，无物相赠，如之奈何？”正是：

只因一着错，满盘都是空。

阿秀听罢，呆了半晌。那时一肚子情怀，好难描写：说慌又不慌，说羞又不是羞，说恼又不是恼，说苦又不是苦。分明似乱针刺体，痛痒难言。喜得他志气过人，早有了三分主意，便道：“母亲且与他相见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孟夫人依了女儿言语，出庭来相见公子。公子掇一把校椅，朝上放下：“请岳母大人上坐，待小婿鲁某拜见。”孟夫人谦让了一回，从傍站立，受了两拜，便教管家婆扶起看坐。公子道：“鲁某只为家贫，有缺礼数。蒙岳母大人不弃，此恩生死不忘。”夫人自觉惶愧，无言可答。忙教管家婆把庭门掩上，请小姐出来相见。

阿秀站在帘内，如何肯移步。只教管家婆传语道：“公子不该担阁乡间，负了我母子一片美意。”公子推故道：“某因患病乡间，有失奔趋。今方践约，如何便说相负？”阿秀在帘内回道：“三日以前，此身是公子之身；今迟了三日，不堪伏侍巾栉，有玷清门。便是金帛之类，亦不能相助了。所存金钗二股，金钏一对。聊表寸意。公子宜别选良姻，休得以妾为念。”管家婆将两般首饰递与公子，公子还疑是悔亲的话，那

里肯收。阿秀又道：“公子但留下，不久自有分晓。公子请快转身，留此无益。”说罢，只听得哽哽咽咽的哭了进去。

鲁学曾愈加疑惑，向夫人发作道：“小婿虽贫，非为这两件首饰而来。今日小姐似有决绝之意，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语？既如此相待，又呼唤鲁某则甚？”夫人道：“我母子并无异心。只为公子来迟，不将姻事为重，所以小女心中愤怨，公子休得多疑。”鲁学曾只是不信，叙起父亲存日许多情分；如今一死一生，一贫一富，就忍得改变了？鲁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，如何三日后，也生退悔之心？”劳劳叨叨的说个不休。孟夫人有口难辩，倒被他缠住身子，不好动身。

忽听得里面乱将起来。丫环气喘喘的奔来报道：“奶奶，不好了？快来救小姐。”吓得孟夫人一身冷汗，巴不得再添两只脚在肚下。管家婆扶着左腋，跑到绣阁，只见女儿将罗帕一幅，缢死在床上。急急解救时，气已绝了。叫唤不醒，满房人都哭起来。鲁公子听小姐缢死，还道是做成的圈套，捻他出门，兀自在庭中嚷刮。孟夫人忍着疼痛，传话请公子进来。公子来到绣阁，只见牙床锦被上，直挺挺躺着个死小姐。夫人哭道：“贤婿，你今番认一认妻子。”公子当下如万箭攒心，放声大哭。夫人道：“贤婿，此处非你久停之所，怕惹出是非，貽累不小，快请回罢。”教管家婆将两般首饰，纳在公子袖中，送他出去。鲁公子无可奈何，只得挹泪出门去了。

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殓，一面东庄去报顾金事回来。只说女儿不愿停婚，自缢身死。顾金事懊悔不迭，哭了一场，安排成丧出殡不题。后人诗赞阿秀云：

死生一诺重千金，谁料奸谋祸阱深？
三尺红罗报夫主，始知污体不污心。

却说鲁公子回家看了金钗钏，哭一回，叹一回，疑一回，又解一回，正不知什么缘故，也只道是自家命薄所致耳。过了一晚，次日把借来的衣服鞋袜，依旧包好，亲到姑娘家去送还。梁尚宾晓得公子到来，到躲了出去。公子见了姑娘，说起小姐缢死一事，梁妈妈连声感叹，留公子酒饭去了。

梁尚宾回来，问道：“方才表弟到此，说曾到顾家去了未曾？”梁妈妈道：“昨日去的，不知什么缘故，那小姐嗔怪他来迟三日，自缢而死。”梁尚宾不觉失口叫声：“呵呀，可惜个好个标致小姐。”梁妈妈道：“你那里见来？”梁尚宾遮掩不来，只得把自己打脱冒事，述了一遍。梁妈妈大惊，骂道：“没天理的禽兽，做出这样勾当，你这房亲事还亏母舅作成你的，你今日恩将仇报，反去破坏了做兄弟的姻缘，又害了顾小姐一命，汝心何安？”千禽兽，万禽兽，骂得梁尚宾开口不得。走到自己房中，田氏闭了房门，在里面骂道：“你这样不义之人，不久自有天报，休想善终从今你自你，我自我，休得来连累人。”梁尚宾一肚子气，正没出处，又被老婆诉说，一脚跌开房门，揪了老婆头发便打。又是梁妈妈走来，喝了儿子出去。田氏捶胸大哭，要死要活。梁妈妈劝他不住，唤个小轿抬回娘家去了。

梁妈妈又气又苦，又受了惊，又愁事迹败露，当晚一夜不睡，先寒发热。病了七日，呜呼哀哉。田氏闻得婆婆死了，特来奔丧带孝。梁尚宾旧愤不息，便骂道：“贼泼妇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，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？”两下又争闹起来。田氏道：“你干了亏心的事，气死了老娘，又来消遣我，我今日若不是婆死，永不见你村郎之面。”梁尚宾道：“怕断了老婆种，要你这泼妇见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，再莫上门。”田氏道：“我宁可终身守寡，也不愿随你这样不义之徒。若是休了到得干净，回